



## 非常记忆

## 爷爷的算盘

文/张升航

夜已深，一切都睡了。只有手中的笔与纸在低语。一旁，那个老物件默默陪着我……

它，便是一直挂在书房的算盘。算下年纪，估摸有70多岁了。小心将它取下，拿块湿巾轻轻拭去表面的灰尘。木珠、竹杆上岁月的痕迹渐渐显现，可不管我怎么用力，包角铜皮和两根铁杆上的锈斑却再也无法清除。原本为了定位而特意做的标识也早已模糊不清，只有儿时用小刀刻的爷爷的名字依然清晰……

奶奶说，这个算盘从她认识爷爷开始就有了，是爷爷十多岁，念完小学的时候一直在用的。爷爷小学毕业后，因为家里穷，就没继续念书了。由于爷爷勤奋加上会算数，就在小队当了计工员，每每记录工时、统计分粮的时候，爷爷就会拿出这把算盘，手指轻快地上下拨动。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后，就有了答案。后来，爷爷又凭借工作能力强，被分配到了公社，担任过社办企业石灰厂和丝绸厂的厂长，直到退下来又回到生产队。村民信任爷爷，他刚回来没多久就被推荐，负责大队的财务等工作。就这样，这个算盘又重新“上岗”。“你爷爷当时别看他小学毕业，算盘可相当厉害。当时就有人说，几个高中生都算不清楚的账，反而还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强。”奶奶说到这里，眼神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。包产到户后，算盘也下岗了。

2000年初，村干部又将财监组长的重任交到了爷爷手里。在我印象里，爷爷主要负责村里的分红，每年年底是爷爷和算盘最忙的时候。在计算金额及复核时，爷爷都会拿出它，熟练地用手上下拨动，嘴里似乎还念着口诀。有时我在楼下，就能听到清脆的“噼啪”声。小孩子总是有很多的好奇心，我悄悄跑到楼上透过窗户看个究竟。爷爷工作时很认真，我就这样静静看着，直到爷爷忙完。年少的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书房，拿起算盘把玩，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拨动珠子。爷爷不仅没生气，还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随后又耐心地给我讲算盘的知识和使用方

法。爷爷说，它每列由两颗上珠和五颗下珠组成，是最常见的“上二下五”式算盘。上面一颗珠子代表“5”，下面一颗代表“1”，计算时采用“五升十进制”，就是每一档满“5”的时候，用一颗上珠表示；每一档满“10”的时候，便向前一档进“1”……爷爷讲完，我像听天书一般，就差睡着了，不过内心却对这位只念过小学的爷爷又多了一些敬佩。

那时候，我曾问过爷爷，“咱家里有计算器，速度快还精准，您为什么还用这么老的算盘呀？”爷爷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“这个算盘跟了我一辈子，有感情了。而且爷爷老了，万一用计算器多点或少点了数字，我对不起信任我的村民啊！”朴实的话语，顿时让我面红耳赤，也打心底更明白爷爷的为人：踏实、正直。我想，这也是村民如此信任他、尊重他一辈子的原因吧。

2015年，身体一向健康的爷爷却得了尿毒症。因为身体原因，爷爷辞掉了村里的各种工作。记得有天做完透析回家，我上楼喊爷爷吃饭，碰巧看见爷爷捧着算盘，一个人看了很久很久，似乎有很多话想说，但却什么都没说。最后，爷爷把算盘放在他的书桌上，挑了一块红绸布轻轻盖上。2017年冬天，爷爷尿毒症引起一系列并发症，那是老人第一次进ICU。原本我还期待着他能坚强地出来，再教我打一回算盘。可他进去后却再也没有出来。那天，雪下得很大，天空特别阴沉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个人跑到爷爷书房，抱着算盘，大哭了一场。

爷爷走后，奶奶几度想要把算盘丢了，她说看着难受。但都被我以保护老物件为由说服了，终于将它留下。其实我明白，那只是我的借口罢了，我只想把这件特殊的物件留在身边。因为它不仅陪伴爷爷度过了一生，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和踏实。

笔落至此，已是凌晨。不知何时，桌上竟多了一摊水。抬头看看这位“老友”，月光正洒在它身上，将岁月侵蚀的痕迹照得特别清楚。包角铜皮上的锈斑闪烁着，特别亮，像极了一枚勋章……

## 小说品读

## 结 账

文/李洪峰

小城的许多人早餐通常都在面店吃二两面条。阿黄也不例外。

阿黄处世精明，遇到朋友或熟人总是满脸堆笑，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面部肌肉往上一拉，挤到眼皮下，像一条田埂。

他有一个特点：喜欢盘算。尤其在吃早餐这事上，算计得比猴还精。

老婆没有工作，他得精打细算。

阿黄有个习惯，从周一到周五，5个工作日里，每天早餐在固定不变的一家面店吃二两面条，然后准时上班，雷打不动。

面条为本地有名的龙须空心面，牛肉臊子。这面吃起来爽口，不腻，有滋有味。吃完面，连汤都要喝得一干二净，说营养都在汤里。

阿黄吃面要选时间点的，在店里没有熟人，或客人较少时才去。进店后，跟老板说“二两，常规的”，老板都知道是“少红，牛肉臊子”。但阿黄不会立即结账，一般是吃到最后，吃完面喝尽汤走时才结。往往这个时候，店里来了很多客人，有熟人，或朋友，每天是常有的事。

面店在政务中心对面，人来人往，生意超好。

阿黄的运气似乎总跟这家面店生意一样——超好，几乎不花钱，都是别人帮他结了，不是这个结，就是那个结。

毕竟，谁还在乎一碗面钱。

这跟结账的时间点有关。阿黄研究了许久才得出了结论。

大不可细算。每天二两面条10元，一周5个工作日的早餐就是50元，一个月按4周算，起码也有200元。这省下的200元，要办好多事，至少又可以给孩子买一套学习丛书，或玩一次水上乐园。

通常，一般人进店吃早餐，就顺手用手机扫贴在店门口的微信二维码，把账结了，坐等面吃。这样至少有一个好处，免得吃到中途碰到熟人。即便碰到也不管了。如果没有结账，别人帮结了，虽钱不多，却欠下一个小小人情。要是等着最后结账，都会碰到熟人或朋友的，别人一问没结账，许多人都会客气地顺带结账的。

这一前一后的结账，细细想来，还真有些道儿精。

阿黄似乎喜欢长期欠点别人小人情。他有一句口头禅“脸皮厚，吃得够”。

阿黄总是吃完才结账。但通常还等不到吃完，就有熟人或朋友进店吃面。一看阿黄在，礼貌地招呼一声，顺带问：“结账了没有？”“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阿黄委婉回答时也相当于在推辞，当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思在里面——没结账。这一来，账，当然被他人结了。

因为你比别人先进来，总得先吃完吧，你离开时总得去结账吧。所以一旦碰到这种情况，阿黄不能撒谎说“我结了”，不然在熟人或朋友面前假结账，别人会瞧不起的，于是就干脆点。

那天，是阳历年的最后一天上班，上完班就放假了。阿黄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面店，常规的要了二两面条，慢条斯理地边吃边看手机。吃到最后也没见一个熟人或朋友来吃面，只好自己起身实打实地去结账。正扫二维码时，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肩膀。回头一看，是多年不见的一位高中同学，同进来的还有几人，看样子是同学的朋友。

阿黄怔了一下，寒暄几句后，爽快地问：“几位？”

“我人多，用不着。5位。”同学客气地报出了数字。

阿黄嘴角一扬，抿着笑，继续完成手机上的操作，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，说：“都结了。慢慢吃，上班去了。”

他共结了6碗面钱。

走出店，阿黄自言自语：今天活见鬼了！

## 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